



【非虚构写作】

儿时的夏天

□徐承彬

记忆是一坛被时光窖藏的老酒，愈久愈醇厚。每当盛夏蝉鸣撕开七月的幕帘，我的思绪就会沿着蜿蜒的时光藤蔓，悄然爬回下泊子村，跌进被岁月酿成琥珀色的时光里。水是夏天的魂，而与水有关的记忆，早已化作淙淙流动的血液，在生命的脉络里静静流淌——它们不仅是儿时的印记，更在时光的沉淀中，教会我何为纯粹的快乐，以及如何喧嚣世界里守护内心的本真。

故乡的水域宛如一幅神秘而鲜活的地图，每一处都藏着岁月的故事。村子东边，自米山水库蜿蜒而下的干渠终年流水不腐，既是天然浴场，更是藏着无数美味的宝藏秘境；东南面的三甲子湾深不可测，老人们说水青（蛇）与三根鳝蛰伏其间。每次途经此处，我们总屏住呼吸，攥紧衣角，连风掠过水面的轻响都能让头皮泛起细密的战栗——后来才懂，这份恐惧里凝结着对自然的敬畏，更藏着长辈们用传说守护稚子的良苦用心。

村中间那条穿村而过的河，水浅得仅能浸润脚踝。若想畅快洗澡，需合力用铁锹挖出蓄水的深坑。几个小伙伴挤在巴掌大的水坑里扑腾，溅起的水花碎成满地银箔，驮着无忧无虑的笑声。那时不懂——当我们在浅滩挖出水坑的刹那，快乐已顺着指缝间的水流，像游动的小鱼般触手可及。

村西山脚下的大水库，曾有过溺水的旧事。水库里潜藏的水青、王八、大鱼，与大人们口中“锅底状的库底，王八守在最深处”的传言，如同一道墨色的屏障，让我们远远绕行，却也在心底悄然埋下生命易碎的种子。

村北那口村里人修筑的大口井，平日养鱼，农忙时灌溉。水面绿藻如绒毯铺展，偶尔翻起的鱼肚白像一封未拆的信，为静谧增添了几分神秘。如今回望，这些水域恰似岁月不同阶段的隐喻：有的凶险如暗礁，有的平淡似浅滩，有的则像深潭般盛满未知。

干渠两岸，草木织就一道葱茏的绿色屏风。清晨的阳光如融化的金子，穿过叶隙在水面绣出流动的光斑。蝉儿在枝头拉着嗓门吟唱，青蛙藏在蒲草里打鼓应和，就连风拂过芦苇的沙沙声，都成了夏日乐章里跳荡的音符。

每次去干渠洗澡，我们都从桥南侧的“专属通道”下水——那里被我们反复上下磨得寸草不生，黄土被踩得发亮，仿佛是自然为我们磨出的入口。跃入干渠，暑热瞬间被清凉揉碎。但洗澡不过是“副业”，最痴迷的还是踩蛤、摸河蟹的乐趣。赤裸的脚丫在水中探戈般挪动，当脚板触到硬壳的刹那，心就像被石子投入的小湖，漾开惊喜的涟漪。弯下腰从泥沙里抠出蛤，壳上的横杠如同岁月刻下的皱纹。我们用梧桐叶或汗衫兜起“战利品”，脑海里早浮现出妈妈用它们煮成奶白汤卤，配上筋道面条的画面，馋得口水在舌尖打转。

可干渠的蛤终究比不上海蛤鲜美，若心急没等吐净泥沙，汤里便混着泥腥与沙

子。我妈总将蛤在井水里泡上大半天，她一边换水一边说：“着急喝不上好汤！”这话不仅是生活的智慧，更像时光熬制的药引——在那个年代，耐心等待换来的满足感，远比唾手可得的東西更有分量。

若运气好，还能踩到河蟹。它们爱躲在水草根的阴影里，灰褐色的钳子像迷你剪刀，偶尔轻动就能吓得我们缩手。大人们说水草里藏着咬人的蛇，冷不丁就会窜出，但好奇心总像火把照亮恐惧。记得一次，脚底踩到个软乎乎的东西，扒开沙子竟是一只刚蜕皮的大河蟹！它通体半透明，泛着温润的玉色，个头比碗口还大。小伙伴们围拢过来，惊叹声惊飞了岸边的蜻蜓，我满心得意，用面槐条子夹住河蟹，一路炫耀着往家跑，连裤衩跑掉了都浑然不觉。

到家后缠着妈妈赶紧煮蟹。她一边笑我鼻尖沾着的泥，一边讲吃蟹的故事：“从前有户人家回头煮蟹子，把蟹刚放锅里，它就趁机溜到锅后藏起来，等水开了掀锅，一家人愣是没找着，还以为蟹煮成了汤，喝得直夸鲜！”故事逗得我前仰后合，但我还是不放心，非要亲自把蟹放进锅里，盖上锅盖后搬来小板凳守在灶台边，眼睛一眨不眨，生怕它真学了“隐身术”。那时的执着与天真，恰似对世界最初的探索，笨拙得像刚学会走路的小鸭子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热烈。

在干渠玩耍，少不了调皮捣蛋。那日见村里的青年也去洗澡，衣物随意丢在岸边。捣蛋鬼们一个眼神，便默契分工：有人学蛙叫掩护，有人像小狗般偷拿衣服，随后撒腿向村头狂奔。“小兔崽子！站住！”青年慌乱起身在后面追赶，脚丫拍打地面的声音像擂鼓。我们边跑边笑，笑声碎成星星，撒满干渠的上空。快被追上时，拿衣服的伙伴才将衣物抛在路上，继续逃窜。如今忆起，那时只图一时之快，全然未顾及他人窘迫。可正是这些不加掩饰的顽皮，让我意识到成长是学会规矩的过程，是一场与自己和解的修行——如今的我，既怀念那份无所顾忌的野蛮生长，也懂得了体谅是比快乐更重的生命刻度。

时光流转，儿时的夏天早已风干成标本。再回故乡，干渠的水瘦了，岸边的草木也打起了蔫。曾经一同洗澡、踩蛤、摸蟹的伙伴，头像散落在微信通讯录里，像干渠里漂散的浮萍。那些踩蛤的惊喜、摸蟹的欢乐、恶作剧的笑声，都成了回不去的旧时光。在城市的钢筋森林里穿梭，耳机里的蝉鸣总不如记忆里清亮，儿时夏天的纯粹与美好，愈发像埋在心底的泉眼。它不是珍珠，而是一坛越陈越香的老酒，每当夏日的风掀起瓶塞，便溢出温暖的光，照亮被现实磨出的眉眼。

原来，童年不仅是一段无忧无虑的时光，更是滋养心灵的根系，是无论走多远都能溯回的源头。当我们在生活中迷失方向时，不妨蹲下身，在记忆的河床里找找那些被岁月打磨的鹅卵石——就像干渠里的水，即便浅了、瘦了，却永远在灵魂的脉络里，流淌着最初的清澈与炽热，那是时光偷不走的生命原浆。

【四季零墨】

蜂鸣

□杨福成

蜂鸣声起时，夏日便有了形状。那声音先是细微的，像是从远处飘来的一缕金线，渐渐织成一张无形的网，笼罩了整个花园。我每每听见这声音，便觉得时光被拉长，拉成蜜糖般的丝线，在阳光下闪闪发亮。

蜜蜂的翅膀每分钟振动次数奇高，而这频率恰好能让人耳捕捉到，却又不会觉得刺耳。它们飞行的轨迹看似杂乱无章，实则暗含数学的精确——六边形的蜂巢，螺旋形的飞行路线，都是大自然写就的几何诗篇。一只工蜂终其一生只能采集十二分之一茶匙的蜂蜜，却要拜访几千朵花。这数字令人心惊，仿佛在提醒我们生命的短暂与劳作的永恒。

我曾路过乡间的一座老宅。那宅子的木窗框已经变形，玻璃却还完整。一日午后，一只蜜蜂误入室内，开始对那扇明亮的窗户发起徒劳的冲锋。它先是飞离玻璃几寸，然后猛然撞上去，“嘣嘣”两声，接着沿着玻璃“嗡嗡”地四处探寻出路。这场景与丰子恺笔下如出一辙。那蜜蜂固执地重复着这个动作，仿佛坚信只要足够努力，透明的屏障终会消失。我看了半晌，终于起身为它打开另一扇窗。它却不为所动，仍执着于自己的选择。直到黄昏，那“嗡嗡”“嘣嘣”的声音才渐渐消失。

蜜蜂的固执令人动容，也令人困惑。它们似乎不懂得绕行，只知道直线前进。这种近乎固执的坚持，却让它们在长久的进化中存活下来，成为地球上最成功的物种之一。人类发明了杀虫剂，改变了气候，蜜蜂的数量在减少，却从未灭绝。它们的生存智慧或许就在于这种单纯：认定一个目标，便不顾一切地向前。

养蜂人懂得蜜蜂的这种天性。他们带着蜂箱追逐花期，从南到北，像候鸟一样迁徙。在南部山区我曾见过一个养蜂营地。那里的养蜂人告诉我，为了延长工蜂寿命，他特意将蜂箱搬到这花并不是太多的山地，因为花儿少，工蜂们可以多休息。然而事与愿违——我在花束上发现了许多蜜蜂的遗体，它们安恬地伏在花蕊上，像是睡着了，又像在痴痴地亲吻最后

的花朵。养蜂人的初衷是好的，却忘了蜜蜂的天性就是劳作。剥夺它们采蜜的权利，等于剥夺了它们存在的意义。

蜜蜂的社会结构令人惊叹。一个蜂巢中有五万只蜜蜂，却秩序井然：有的专司采蜜，有的负责清洁，有的照顾幼虫，有的守卫巢穴。当蜂巢过于拥挤时，老蜂王会带领一半蜜蜂离开，寻找新家。侦察蜂用“八字舞”传递信息，其它蜜蜂通过触角感知舞蹈的频率和方向，便能准确找到花源。这种沟通方式比人类的语言更为高效。

我曾近距离观察过蜂巢。养蜂人利索地抽出一块巢脾，顿时有成群的蜜蜂围着他飞舞。他早已习惯这种场面，任凭蜜蜂爬满手臂，依旧从容地检查蜂蜜的存量。那些蜜蜂并不攻击他，仿佛知道他是朋友而非敌人。这种信任关系经历了数千年的磨合——人类从石器时代就开始与蜜蜂共生，埃及人甚至将蜂蜜视为神的食物。

最令人心碎的是蜜蜂的死亡方式。它们从不死在巢内，感觉生命将尽时，会独自飞向远方，以免污染蜂巢。我在花园里偶尔会发现这样的逝者——小小的身体蜷缩在花瓣间，翅膀依然透明，仿佛随时会再次振动。

蜂鸣声渐渐稀疏的傍晚，我常一个人坐在花园里。蜜蜂教会我们的，或许比我们想象的更多。它们告诉我们坚持的价值，告诉我们分工合作的力量，告诉我们利他的高贵……蜜蜂按照自己的节奏生活，采蜜、归巢、舞蹈、死亡，周而复始。一只蜜蜂的寿命只有几个月，整个蜂群的记忆却可以延续数年。老蜂王死去，新蜂王继位，工蜂们依然按照同样的模式工作。

深夜，蜂鸣声已不可闻。我知道它们都回到了巢中，用翅膀扇风调节温度，用身体为幼虫保温。明天日出时，它们又会开始新一轮的劳作。这循环持续了许久，还将持续下去，只要还有花朵等待授粉，只要人类还懂得停下脚步，倾听那细微而永恒的蜂鸣。

蜂鸣声是夏天的语言，是阳光的翻译，是大地的低吟。它告诉我们：生命虽短，亦可甜美；世界虽大，仍可从容。